

# 武访畴与朱氏石牌坊

□ 王吉槐

朱氏石牌坊位于山西省原平市西 35 里的阳武村,原有三座,现存两座,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是晚清中议大夫、陕西延榆绥兵备道加盐运使銜武访畴为其母朱氏所建之节孝牌坊。

现存两座牌坊均为石灰岩雕造,村内的主坊通高 10.54 米,通面阔 15 米,正面比例为三比二,给人一种宏伟稳定之感。牌坊前原有雕刻精致的砖石结构照壁一座,匾书“忠厚之家”,早年被毁。背面为石雕影壁一座,正中浮雕“福禄寿三星图”。影壁两面做有八字扇面墙。

牌坊建在 96 厘米高的束腰须弥座上。上下枋呈素面,下部为圭脚。上置栏板望柱一圈,栏板用剔底雕的手法,刻成一幅幅人物故事画。正前为四个力士,与须弥座同高,头戴鸂鶒冠,披甲叉腰,表情严肃,神态庄重。

牌坊共计三间,六楼皆为歇山顶。明间较宽,两次间较窄。每根霸王柱由四块雕刻细腻的夹杆石紧抱,上套嘴口将夹杆与霸王柱连为一体。戗柱螭首缠绕,前四根雕刻精致,后四根素面朝天。戗柱下部蹲在须弥座之上,上置麒麟,巨头卷毛,突目隆鼻,前肢挺拔,肌肉突出,威武气势令人望而生畏。

霸王柱之间用镂雕二龙戏珠雀替连接。走马板做成匾形,明间书“资政大夫庠生武烈之妻朱氏节孝坊”。两次间书“柏舟矢志”、“竹柏流芳”。额枋书“咸丰五年九月男武访畴谨建”。

斗拱下檐五铺双抄,上檐四铺作单抄。耍头皆为象鼻。下檐三楼正脊置蟠龙雷公柱四根,直承上檐三楼。上檐明间置匾一块,书“圣旨”,两次间匾书“懿范”、“徽音”。

武访畴为母建节孝坊,坊上自然雕刻有“二十四节孝图”。分布在上檐十二幅,下檐十二幅,配雕人物故事、花卉等吉祥之物。

朱氏节孝坊整体雕刻精细,刀法圆润。建筑设计合理,形态美观。既巍峨壮观,又雄浑富丽,反映了不凡的建造水平,不愧为一座富有精湛艺术

价值的建筑物,是山西众多石牌坊中的代表作之一。

武访畴(1801—1876 年),字受之,号芝田,是清代山西、陕西文坛官场中的杰出人物,其品行、文采、道德乃至宦途履迹独具个性。

武访畴祖居山西崞县(今原平市)阳武峪内的芦家庄村,清道光中叶迁至本县阳武村,世代耕读传家。武访畴的父亲名武烈,是一个乡间秀才,少叔伯,无兄弟,英年早逝。因家境贫寒,仅有茅舍数间、薄田五亩。少年武访畴在母亲的教导下,一边放羊一边攻读,18 岁得中秀才,联捷道光辛卯恩科(1831 年)举人、道光壬辰恩科(1832 年)进士。他先后出任陕西清涧、米脂、镇安、渭南、临潼、咸宁、长安等县的知县,以政绩卓著擢孝义同知,此后又知凤翔、汉中、潼州、西安府,官至陕西延榆绥兵备道加盐运使銜。咸丰六年(1856 年),武访畴丁母忧归里,决意辞官不仕。之后,他兴办教育,主讲汾州西河书院十余年,其治学之严谨、教诲之纯正为世人称道,著有《求益斋文集》、《试帖偶存》、《宦迹记略》等存世。

高耸在阳武村中央的朱氏节孝坊不仅造型精美、雕刻灵巧,影壁旁的两副对联书写洒脱、寓意深邃,更值得玩味。一副是:“茹蘖饮茶数十载鹄歌矢志,丸熊封鲋九重天凤诺扬休”,另一副是:“燕缕凇



图一 朱氏石牌坊



图二 朱氏石牌坊局部



图三 朱氏石牌坊局部

清操冰霜奇节，鸾书辉彤史闺阁完人”。仔细品读，这些都佐证着当年武家的荣耀，也记述了朱氏既侍奉婆母、又抚养幼子，守节度日，备尝艰辛，方教子成贤才、做清官的故事，同时也体现了一位官居高位的挚孝男儿对母亲的无限敬爱。

武访畴少时多病，形容羸瘦，母亲劳心抚育，调护衣食，课读则不予姑息，特别告诫：“汝父名未就而早逝，汝不可不勉成其志。”

武访畴初任清涧、镇安等县知县，均是贫瘠之区，俗敝民刁，讼繁难理，遂有告归之意。朱氏嘱命：“要作清白吏，苦尽始甘来。汝应自勉之。”所以武访畴矢志清正，终成贤吏。

武访畴知凤翔府时，祖母病重，母亲扶持左右，食则奉膳，寝则同床，躬洗浊秽。祖母逝后，母亲扶柩归乡，不再随任，犹恐拖累儿子，其大节大孝令武访畴没齿难忘。他由西安府任上奉旨调延榆绥兵备道时，母亲去世，武访畴奔丧归家，血泪泣文：“……病不能奉汤药，殁不能视含殓，畴不孝之罪奚难惟是……。”

以上故事出自武访畴为其母撰写的碑文，研读整篇碑铭是很让人受教育的。

武访畴为官清廉，足迹遍及陕西半省区域，所到之处兴利除弊、理喻法制，以修文庙、建书院、开煤禁、练乡勇、筹粮款、救饥荒、恤民众为要，其多次捐献俸银的义举被百姓立碑以记。在他任知府后，同乡赵光搢在其属下当知县，因贪婪财富被乡绅和

百姓告发。武访畴对他给予严厉的呵斥，令他尽数退赔。赵光搢分辩说：“你忘记了咱们小时候在乡下过的那日子了吗？我是穷怕了啊！”武访畴不念乡情，拍着桌子对赵光搢说：“不用说这些了，你就说怎么让我交代乡亲们吧！”赵光搢无可奈何地走了，怎么也想不通武访畴为什么这么死心眼。

其实，武访畴的心迹在自己的仿汉乐府五言长诗《廉吏行》序中已表露无遗：“吏仅以廉著乎，吏而廉，是但能洁己，未必有裨于人也。然吏不以廉著乎，吏而不廉，是尚未能洁己，安望有裨于人也。故欲为循吏，必自廉吏始。虽然为廉吏难矣，为瘠缺之廉吏更难，然吾谓惟缺而瘠，则愈不容以不廉也。清涧为陕西著名瘠缺，甲午春，余莅斯邑。甫下车即以清白自矢，惟是艰窘之状，支持实难。爰作廉吏行以道其真况，并用以自箴。迄今历俸四年，瓜代将及，抚衷自问，惭无善政及人，独廉之一字，颇与初心不谬。虽两袖清风，一肩宿债，而梦寐固怡然自适也。因存之以俟，夫超乎廉之外而不仅以廉著者，更有以教我焉，是则余之厚幸也夫。”

武访畴的《求益斋文集》、《试帖偶存》已经失落，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这两部著作的原貌。尽管我们陆续搜集到了他的数首诗词，但只有《廉吏行》影响最大，并被收录在古今两套县志中。

（作者工作单位：山西省原平市博物馆）